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9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我只信我的泥土

南京明前茶

一大早,江宁谷里农贸市场,来了一个背背篓的老人,微微驼背,穿着已经完全褪色的马球衫和一条胡乱卷着裤腿的长裤,帽檐压得很低,他似乎是送货来的,又似乎是某个小饭店凌晨的采购人。他熟门熟路走到一个农场直销摊位,趁着摊主埋首在柜台里面理货,四顾无人,伸手把摊主插在成堆西红柿上的纸牌子取了下来。只见他从裤兜里取出红色水笔一支,在牌子上一口气打了三个×,现在,“露天种植”“进口种子”“有机栽培”都被否了,在十秒之内,西红柿、玉米、豇豆、茄子与香瓜都削去高贵的出身,沦为凡间的蔬果。

这时,摊主发现他了,先是惊叫:“你毁我的菜牌做啥?”定睛一瞧,又失声道:“老储,你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红柿,偏不想卖个好价钱了?”

老储抖动眉毛,眉间的一颗痣似乎都因生气而发黑了:“老王,我的西红柿和香瓜,都种在哪儿,你难道不清楚?”

老王脖子两侧的青筋都气粗了:“买菜的人,就喜欢露天种植,就喜欢一点农药和化肥都不,就喜欢听人说这种子是高价买来的,咋地,你想跟他们站在五米高的地方辩论呀,非要跟他们说,这都是土壤再造的功劳?谁信你?”

老储不理他,从自己的背篓里拿出小马扎,坐下,把刚才那纸牌反过来,用美术体写上“团粒结构土”五个大字。这一天,他带着几个透明塑料杯给顾客做演示,每个杯子里放上一撮土,倒上一点儿自来水,只见那土粒上,密密地吐出细细的水泡来,一会儿,水泡消失了,但只要再次轻轻抖动杯子,那一阵一阵迷雾般的水泡,又开始汩汩而出。

老储带着他的宝贝土粒,帮老王兜售蔬菜,逢人就讲,这种“团粒结构土”究竟给种植带来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。他将西红柿切成小块,送人品尝,买菜的人也承认味道好:“吃完有一股鲜味,在口腔里久久不散。”然而,听老储讲,他的蔬菜种子没什么特别,都是网购的,为了规模化生产,蔬果都种在大棚里,农药只用原先的5%,化肥只用3%,价格倒是普通蔬果的两倍多,节俭的老人家就径直往前走了。只有那初中生模样的孙儿,落在后面,仔仔细细听老储讲:这花生、豌豆一般的土粒,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机理,才能激活贫瘠土壤中的各种矿物元素,还有,土壤颗粒为啥要做成这种表面毛糙的样子?这是为了增加其反吸附性,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啊——既然霉菌等有害菌得到控制,农药自然也不必用那么多了。

“儿子,今晚有空吗?能不能帮我剃个头?”父亲发来语音。

我犹疑片刻回复道:“今晚没空,明晚吧。”

“好的,如明晚没空,后面也行。”父亲略显卑微的口吻,使我心里有点别扭。其他人家的父母年纪大了,对子女说话是不是也这样?还是平时我对父母态度有问题?

为了不让父亲失望,还是决定当晚过去。拿着剃头工具,我匆匆到了父亲住处。“儿子来帮我剃头了!”每次父亲都非常高兴,颤颤巍巍地端正坐好。替父亲系好围裳,装好0.6厘米卡口,对着父亲满头银发,我开始给父亲剃头了……

小时的记忆中,父亲跑供销经常出差,他每次上海出差回来带给我一块糖心芝麻馒头或一玻璃瓶汽水,我都十分得意地拿去在小伙伴中炫耀一番,不过,不知为何,我与他还是有疏远感。他从未动手打过我,有事都能耐心地讲道理,但我还是见他怕,有时远远见到他回家,我会赶紧从正在弯腰洗衣的母亲背上顺溜下来跑到远处去玩。

小孩对剃头多有着天然的反感,我也不例外。每次剃头,都像抓小鸡一样强制执行。小学三年级时,有一次父亲要带我去走亲戚,看着我长乱了的头发,很是皱眉,再看看我穿着拖鞋,更是皱眉。“儿子,跟我去剃头,剃完头,我给你买双白跑鞋。穿着拖鞋到人家去,太不正式,对人家不尊重呀”,我听了上半句,有奖励,就爽快答应了。当时压根对下半句没注意,后来长大了,才体会到下半句的重要,这是父亲在教我为人处世的方式呀。

我跳上父亲骑的二八自行车后座,望着父亲高大的后背,两人一路也没话,不久就到了剃头小店。老式朴素的剃头小店在离家两里地的洋桥小镇上,这是座上下两层小单间的房子,在路面下倚着坡道建。剃头师傅只有一人,中年人,因患过小儿麻痹症腿有些瘸。他总是笑眯眯的,很和善,对小孩很有耐心。

稍大点,我们同龄的几个孩子经常成群结对跑去洋桥小镇玩,也愿意去小店剃头。因为

少年听了,非要买上几个西红柿,或者一兜糯玉米,说要支持老储的“泥土实验”。他的奶奶百喊不应,一面嘟囔“8块钱一斤的西红柿哦”,一面折回来,又在老储的盘子里拿了两个西红柿吃。

这一天,直销点的西红柿远没有往日卖得好,老王很焦急——如今正逢西红柿的上市旺季,这几十号人刨地两尺,换土种出的西红柿,已熟到十分,大棚里,浇水都不敢漫灌了,只要水一多,西红柿果蒂上就会出现十字形的裂口。这时候不应该卖力推销吗?老储这辈种,还有心情拉着学生解释:这土上冒出的水珠子要达到50nm以下,水珠破裂时才能促进土壤中的大量矿物元素离子化,土壤才有营养,种出来的东西口味才好。敢情给人上生物课和化学课呢。老百姓买菜,不就图个实惠,几人有耐心听你非要上土疙瘩讲起?

“你这讲故事的方式,就像往海里扔搁浅的鱼,咱就这几条胳膊,能救几条鱼?”老王把这个比喻一说,老储果然回答:“能救一条是一条。老王,你也种了一辈子菜,你说说看,一块地,种土豆或山芋三年,它还剩多少肥力?”

老王不响了,好半天才说:“哎,别说三年了,只要连种两季山芋,土地就像连续怀孕十胎的母亲,贫瘠得很呢,老百姓拼命犁地,把地下半米的土都翻出来,种出来的西红柿都硬邦邦地不起沙。”“就是说呀!救土地,让它重新变得疏松肥沃,这重要的发现,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听进去了,我这一辈子就没白活。”

话是这么说,卖剩的西红柿怎么办?老储提议送到谷里的养老院去,西红柿炒蛋、西红柿打卤面、糖拌西红柿、老人们没有牙,也可以吃。

两个人摸着黑将西红柿逐个装箱。老王叹了一口气,说:“老储,你一个研究混凝土强度的知识分子,临退休了非要单干,花7年时间,硬要搞土壤疏松透气的实验,又自己研制生产团粒结构土的机器,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砸了进去,你图啥?”老储想了想,伸手把副驾驶座前的小储物箱打开,拿出一叠照片往老王手心上一拍。

那都是老年农人带着一脚湿泥在翻耕的图片,牛与人都喘息不已,汗流浹背,而板结干裂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尽头,似乎有无尽的劳作在考验着这一牛一人。老储说:“地的肥力回来了,不用深耕也能有好收益,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干农业啊。”

老王翻看照片,看了又看,俄顷,眼圈红了。

一个小孩剃头时,其他孩子可以在两层小楼里上蹿下跳捉迷藏,有时还会偷吃楼下厨柜里的剩菜,而剃头师也从埋怨,总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吵吵闹闹。有时其他大人看不过数落我们,剃头师却会说:“都是小孩子嘛,让他们玩,反正我就一人,平时冷清,这样也热闹些。”那时候剃头师没结婚,喜欢小孩子热闹,偶尔也会安排我们替他搬些物品,也会拿出点糖果等作为奖赏,这样我们就更喜欢到他剃头店去了。

后来,剃头师经媒人介绍讨上了老婆。有了老婆的男人和家庭都面貌焕然一新了。再去时吃到了剃头师给的喜糖,看到干净整齐的新家,我们这些小孩也识相规矩了很多,剃完头都安静地回家了。

再后来,我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走上工作岗位,离乡下老家也越来越远了,很少再去这家剃头店了。

疫情期间,如何剃头成了棘手的事。于是网购了一套剃头工具,决定好好练练剃头技艺。还没操练几次,随着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,剃头也用不着自理了。我买的剃头工具毫无用武之地,只能在抽屉里静静地躺着。

父亲在此期间生了一场大病,出行不便,剃头也成了问题。家庭聚餐时,大家聊起这个话题,我自告奋勇地揽过这个重任,但事先声明是初学剃头,只能剃寸头。渐渐地大家都习惯了,我帮父亲剃头,父亲也不愿意到外面去剃头了,说是这样省钱,但我觉得父亲其实更希望可以趁此和我多交流交流。

“儿子,这样剃得很好,精神!”父亲看着镜子表扬肯定道。

属虎的父亲一生努力,把能给予我们子女的,都给予了,不管多少,他都尽全力了。如今剩下的,就是花白的头发、满脸的皱纹、佝偻的后背。我们作子女的,稍给了他一些,或是稍帮助一点,他都要念在心里,说在嘴上,实在惭愧呀!

“儿子,今晚有空吗?能不能帮我剃个头”,我希望这个语音,能一直重复着,5年,10年,20年……

倘若哥伦布渡到了大明

南京卢卫宁

闲话秋凉

辽宁朝阳风凝

地中海的炽烈阳光流泻在伊比利亚半岛,四月的西班牙俨然夏天。我们走进满城绿荫的塞维利亚,不承想与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忽然“邂逅”。地球人熟知的这位传奇人物,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发现新大陆,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。有关他的事功,各国史家辩证了500年,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论及。若论人类航海的大历史,说他与中国的郑和“星辉相映”,应无异议。

塞维利亚古城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西北方,瓜达尔基维尔河由此注入大西洋,1492年8月,雄心壮志的哥伦布从这里扬帆,踏上未知的航路。如今,金橘累累的茂树掩映中世纪的街道,马蹄儿在弹石路面迸出脆响,千年旧王宫游人如织……始建于公元8世纪的塞维利亚大教堂占地2万多平方米,哥特式建筑的富丽堂皇加上超大体量,气势惊人。它名震欧洲,概因规模不凡,且哥伦布归宿于此。

进得城堡般的老教堂,所有人屏声静气。巨柱与拱肋托起无数穹顶,雕像列队一望无际,目测主厅至少5000平方米以上。一间侧厅内,哥伦布墓样貌独特,大半人高的大理石平台上,四位神情肃穆的壮士抬着一具灵柩缓步而来。群雕人物高约两米多,铜质彩绘,神态肌肤及服饰逼真。这几位身着王袍冠冕者为君主形象,正是他们“应天顺时”,终使各自统辖的四个王国合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西班牙。

哥伦布发现美洲,对西班牙的强势崛起厥功甚伟,然而他晚年身陷毁谤,贫病潦倒。1898年,西班牙人将他从古巴移葬于此,在想象中为他补办这场隆重的国葬,表达迟到的歉意。雕塑家呈现的一幕“西班牙故事”细节拉满,使人过目不忘。

从大西洋往地中海,我们穿过西班牙的美丽国土,惊艳于巴塞罗那的风情万种。市区近2公里长的兰布拉步行大街,雍容尔雅的古建筑,琳琅满目的市集,美食古玩行为艺术林林总总……热闹如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大街的起点加泰罗尼亚广场,花团锦簇,清泉喷溅,雕像环绕,春风沉醉……美得那样张扬、明艳、奔放。

大街终端是哥伦布海滨广场,哥氏首航归来在此登岸谒见国王。广场上赭色纪念柱高50米,柱顶哥伦布遥指美洲。柱身和底座上环绕十数位人物雕像,雄才远略的伊莎贝拉女王、费尔南迪国王立其中。当初,“双王”夫妇倾听了这位意大利人的游说,慷慨赞助他的探险梦想。现在,两位“领导”让出显赫位置,哥伦布获得了英雄般的抬举。

在纪念柱前远眺,蓝天碧海间飘来片片帆影,忽然揣想,倘若哥伦布渡到中国会怎样?据说,哥伦布出发时怀揣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,还有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他坚信,中国的城市壮丽繁荣,印度遍布黄金,他四次登上美洲却以为到达了亚洲。上天眷顾勇毅之士,为其打开了幸运之门,但他与中华无缘。

史载,15至16世纪之交的中国皇帝明孝宗,算得上“中兴”之君,他若是接见乘着三桅帆船破浪而来的哥伦布,会不会感受到异质文明的某些刺激?进而想起前朝郑和七下西洋的浩大舰队?抑或“对地圆说”初获启蒙,对经略海洋的重要性有所省察?惜乎,郑和逝世后朝廷早已主动放弃了海洋,大明与西方的彼此打量,要等9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到来。

500年云奔潮涌,浪花淘尽英雄。与很多国家类似,西班牙也经历兴衰沉浮。当现代文明的惠风拂过地球村,多元文化与多样生态得以竞显其美,交织成令人神往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与春暖相反,秋凉是由北向南徐徐展开的,如候鸟迁徙般,浩浩荡荡,势不可挡。秋风和秋雨,是最好的助力,加速了秋凉的延展。

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叶,大多随季节凋零。行人的脚步,也开始变得匆匆。在我居住的小城,有一条宽阔的大街,街道两旁生长着两排整齐的银杏树。这个时节,是银杏生命最辉煌的时刻。它仿佛接到了什么指令,或是受谁的嘱托,摇身一变,金灿灿、明晃晃,散发着太阳的光芒。阳光在银杏叶脉上,闪烁着,跳跃着,光影迷离。风起时,一把把金扇子在空中翻转、盘旋,飘摇而下。

用不了多久,就会在城市一隅邂逅一池残荷。冷凉的雨中,它们或躬身池里,或虬曲水面,或相携而立,或摇曳风中。微微皱起的水面上投下一个个孤傲的情影:有的学着睡莲的模样,伏于水面,亲吻秋风拂起的层层涟漪;有的将自己蜷缩成了河蚌的姿态,让人忍不住想去扒开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孕育出晶莹的珍珠;有的高高擎起莲蓬、莲子,迎风而立,说什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。曾经的清香远溢,曾经的凌波翠盖,曾经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曾经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全都收敛起来。

从秋分这个节气开始,白昼渐短,黑夜渐长。天一日凉过一日。衣人秋收,辛苦,但喜悦,且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生活在城市的人们,大多开始了披星戴月的日子。行走在城市的街巷中,秋风飒飒、秋雨潇潇、秋叶簌簌,似乎是在讲述市间的繁华与落暮,诉说着四季的更替和生命的轮回。想着,在慈悲的光阴里,安守草木荣枯的随意,未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。

剃头

南京朱洪新